

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庞欣——

一颗“石榴籽”的初心

■赵健 马永红

最美退役军人

鸣笛声响起，列车渐渐慢了下来。9月底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都善县，依旧热气腾腾。远处的火焰山仿佛一个好客的边关汉子，热情迎着风尘仆仆的人们。

车厢里也热闹起来。嘈杂声中，都善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庞欣，小心搀扶着身边腿脚不便的维吾尔族老人，“阿姨，不着急，一会儿我帮您拿行李。”

庞欣刚从北京载誉而归。在前不久举行的2022年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上，庞欣面对镜头吐露心声：“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一名人民警察，我会竭尽全力做好本职工作，以帮助他人、快乐自己为宗旨，尽己所能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新疆各民族同胞特别团结。在部队时，我们和少数民族官兵在工作训练中互帮互助，比亲兄弟还亲！”庞欣告诉笔者，退役后在新疆工作这些年，他看到各族群众的热情好客、善良淳朴，更觉得自己要当一颗“石榴籽”，紧紧地与各族群众“抱在一起”。

“优秀士兵”的责任

“起初，家里是不愿意我去当兵的。”谈起军旅经历，庞欣的这句开场白，让笔者有些意外。

70多年前，庞欣的4个舅舅相继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大舅、二舅为国捐躯，三舅、四舅先后负伤。庞欣幼年时，身为军医的父亲跟随部队移防到新疆。从此，一家人分隔两地，一分就是十几年。

“因为舅舅们的牺牲奉献，也因为这些年对母亲和我的亏欠，父亲舍不得我去当兵。”

然而，父亲的“舍不得”，并没有挡住庞欣对军营的向往。舅舅们奋战沙场的战斗故事，父亲扎根边疆的岁岁年年，早已在他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如果大家都不当兵，谁来保家卫国？”

1989年，18岁的庞欣说服家人，离开家乡蒙古乌兰察布，入伍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当绿皮火车外的景色由黄土地变为戈壁滩，他终于来到梦寐以求的部队。在武警新疆总队某中队服役期间，庞欣不怕苦累努力训练，没多久就在战友中脱颖而出，入伍第一年被评为“优秀士兵”。

不久后，连队组织的一次“优秀士兵日”活动，庞欣记忆犹新。

“参加那次活动的都是连队里立功受奖的官兵。”志得意满的庞欣本以为自己将佩戴大红花接受战友们的祝贺，没想到指导员把他们带到营区附近一个老旧家属院。原来，“优秀士兵日”的活动主题，是参加社区义务劳动。

想起出发前战友们羡慕的眼神，庞欣有些泄气。“‘优秀士兵’可不是一个称号那么简单，它意味着更多的付出和责任。”指导员看出庞欣的心思，走到他



图①：庞欣走访当地群众。

图②：庞欣为困难群众送去生活用品。

图③：庞欣近影。受访者供图 制图/扈硕

面前说道。思忖着指导员的话，庞欣拿起抹布，默默向战友们跑去。

半天的义务劳动，换来“一身灰”，赢得的是社区居民的夸赞。当扎着鲜艳头巾的维吾尔族大妈送来解渴的开水、戴着小白帽的回族大爷递上擦汗的毛巾，官兵们个个露出“大白牙”，庞欣也发自内心地笑起来。

回连队的路上，庞欣再次想起指导员的话。与战友们放声唱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的内心更加敞亮：“优秀士兵，意味着更多的付出和责任。”

“警察爸爸”的付出

1993年退役后，庞欣放弃回家乡安置的机会，来到吐鲁番市都善县公安局，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1999年底，庞欣从当地媒体一档名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节目中得知，都善县东巴扎回族乡的马香、马星姐弟，父母先后去世，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因为家境困难，姐弟俩面临辍学的困境。

节目中，姐弟俩对读书的渴望触动了庞欣的心。他与同是基层民警的妻子商量，决定每月省出一部分工资，供姐弟俩读书。

很快，马香和马星就读的学校收到2张署名为“一名警察”的汇款单。学校老师李燕回忆，起初他们以为是某位警察的一次爱心之举，没想到之后的每个月，“一名警察”的汇款单都如期而至。对这位“神秘”的警察，师生们充满崇敬与好奇。

6年后的一天，庞欣像往常一样到邮局办理汇款业务。接过他填写的汇款单，受学校委托寻找“一名警察”的邮局工作人员兴奋不已：“您是一直资助马香、马星的警察同志，我们终于找到

您啦！”

庞欣义务助学的善举，就此“曝光”。此后，不喜张扬的庞欣一边叮嘱学校“帮他保密”，一边继续资助姐弟俩读书。工作之余，他常常抽出时间到姐弟俩家中，辅导他们学习。

“第一次见到‘警察爸爸’时，我读小学4年级。”如今在一家大型企业担任维修技师的马星告诉笔者，“警察爸爸”，是他和姐姐在多年寻找中，早已为庞欣取好的“名字”。

姐弟俩不知道的是，这些年，他们的“警察爸爸”还以同样的方式，资助过许多与他俩境遇相似的同龄人。1个月、2个月、1年、2年……一张张汇款单“飞”到52名各族孤儿和困难学生手中，为他们送去人世间的温暖。

“为什么帮助了那么多孩子，却不留下自己的名字？”笔者不禁问道。

“如果做了一点好事就到处宣扬，那就失去所谓‘付出’的意义。”庞欣的回答，淡然而坚定。

多年前，庞欣曾因公负伤，需要长年服药。长期资助困难学生，有时也让他力不从心，“有好些年，每月给孩子们寄完钱，我就变成了‘月光族’。”尽管如此，他仍在妻子的支持下坚持捐资助学，守护一个个困难家庭，托起孩子们的明天，“我们的日子虽不宽裕，内心却很富足。”

“巴特尔”的承诺

进入9月，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维吾尔族大婶热西旦木·买提尼孜孜像往年一样，特意到自家大棚采摘了一大筐葡萄，准备给“巴特尔”送去。

庞欣是蒙古族，被他帮助过的人们总是热情地叫他“巴特尔”。在蒙古语里，“巴特尔”是英雄、好汉的意思。

热西旦木与庞欣结识于2004年。当时，庞欣刚刚调到都善县双水磨派出所，第一次入户走访就来到热西旦木家。

“那时，我丈夫因车祸去世没几年，两个女儿年龄还小，大女儿还患有听力障碍，日子真不知该如何过下去。”热西旦木回忆，到她家走访那天，从墙体斑驳的土坯房到简陋的羊圈，庞欣里里外外转了好几圈。详细了解热西旦木一家的情况后，庞欣不仅当即承诺资助她的两个女儿读书，回到单位还特意与县残联联系，为她的大女儿配备了助听器。

这些年，庞欣几次调动工作，但始终关心着热西旦木一家的生活。2007年，听说当地在农村开展土地承包制改革，还出台一系列惠民措施，庞欣一下就想到了没有稳定收入的热西旦木一家。在他的帮助下，热西旦木一家承包了5亩“连片儿、离家近”的葡萄地。如今，她们的日子如挂满枝头的葡萄一样甜美。

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录制的前一天，庞欣买了一些肉和菜，专程来到他的汉族“妈妈”袁义珍家中。这天，是袁义珍的生日。老人在电话中说，想吃庞欣做的“拉条子”。

十几年前，庞欣偶然从在社区工作的战友口中得知，袁义珍独自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女儿和年迈的老母亲，日子很艰难。特意前去看望的庞欣，不住地安慰老人：“袁妈妈，您放心，从今往后，您的事就是我的事。”

搬进新房、领取低保金……这些年，庞欣答应帮助袁义珍的事，一件都没落下。每逢传统节日，他还不忘买上米面羊肉看望“袁妈妈”，而偶尔与自己的家人聚在一起吃顿饭，却“好像过年一样”。

从警29年来，庞欣先后悉心照顾8户维吾尔族、回族、汉族的困难老人家庭，为3位老人养老送终。

老兵永远跟党走

秋日，江苏泰州，空气中透着丝丝凉意。一大早，身穿橙色环卫服的泰州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唐传贵，来到海陵区东进小区，查看小区污水管道是否畅通，杂物清掏是否彻底。

唐传贵将一根长长的竹竿伸进管道，前后左右推拉几个来回，确保管道内无杂物后，才收起竹竿，向下一个污水管道走去。

“老唐，这么早就上班啦！”“老唐，你辛苦了！”见到唐传贵忙碌的身影，不少路过的小区居民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唐传贵点头微笑回应大家，手里的活一点没停下。

“特种垃圾清掏”这份工作，花甲之年的唐传贵已干了30年。

1992年，连职军官唐传贵脱下穿了12年的军装，转业到原泰州市环卫处工作。当时，环卫处特种垃圾管理所清掏班正缺人手，这项工作不仅辛苦，还又脏又臭，没人愿意干。

“特种垃圾管理所的工作，说到底，就是老百姓讲的‘掏大粪的’。”唐传贵却主动申请来到清掏班，“我之前在部队探亲回家，看到楼道里贴着一些疏通下水道的广告，就想着老百姓很需要这项服务。我是党员，又刚从部队回来，遇事没有往后缩的道理，我可以去试试。”

1984年，唐传贵从原长沙炮兵学院毕业，曾先后在原南京军区“群众工作模范连”和“抗洪救灾模范连”服役。“到了地方，我一样能建功立业。”唐传贵说。

不出意料，家人不理解他的决定，旁人也有不少非议。唐传贵不为所动：“只要我把工作干好了，干出彩了，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改变对我们的看法。百姓生活，离不开清掏班的工作和服务。”

唐传贵所在的团队只有几十人，却承担着泰州市数以千计的化粪池的清、掏、运和下水道疏通工作。他带头发扬“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时传祥精神，夏天顶着烈日疏通管道，冬天迎着寒风刨除化粪池中的冰碴，常常在粪水中一站就是几小时。

1998年，唐传贵被任命为特种垃圾管理所所长。走上管理岗位，意味着唐传贵可以不参与一线工作。然而，他一如既往以身作则，冲在前、干在先。

一年夏天，唐传贵接到清理泰州市海陵区任景村北侧水沟的任务。这是一条约2米深、废弃多年的水沟，沟内长满杂草，混杂不少生活垃圾、玻璃碎片。加之附近豆制品加工点常常将废渣、废水排入沟内，附近居民苦不堪言。

为尽快完成清污任务，现场带队的唐传贵不顾恶臭第一个跳进污泥中，带头用铁锹铲、用手掏。工友们深受感染，纷纷下沟清污。恶劣的工作环境让唐传贵皮肤过敏，“出了一身红疹子”。尽管如此，他坚持带领大家连续奋战，3天后圆满完成任务。

2003年底，唐传贵被诊断出患有肠癌。“身体都垮了，咱能不能别干了！”妻子再次劝说唐传贵换个岗位。“在一线这么多年，也该歇一歇了。”单位考虑到唐传贵的身体情况，本想将

用一身泥泞换满城清新

■张兆洋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成蹊

江苏省道德模范、退役军人唐传贵——

他调离岗位安心休养，他却谢绝组织的好意，坚持边治疗、边工作，“我对市区所有物业管理缺位小区的化粪池情况进行了如指掌，能坚持一天，我就要干一天。”经过积极治疗，唐传贵的病情趋于稳定，他也一直忙碌在工作一线。

2008年，泰州市政府把“为无物业管理小区清掏化粪池”列入为民办实事“十大工程”之一。唐传贵所在的环卫处，责无旁贷担起这份重任。为精准对接市民需要，唐传贵联系当地媒体公开服务电话，做出“随叫随到、优质服务”的承诺。据统计，近年来他们每年为市区无物业管理小区清理化粪池600多座次，疏通下水管道20000多米。

从“一把扫帚扫一条路”到机械化洗扫作业，从“拉着板车运送污水”到清污车统一抽取、集中处理，从事清掏工作几十年，唐传贵见证了城市的新月异，感受着环卫工作的发展变迁。2021年，泰州市依托一些城市管理业务场所建成83个便民服务“城市港湾”。“冬天我们去喝了热茶的地方，夏天还能吹吹空调、歇歇脚。”在唐传贵看来，这是城市对他们辛苦付出的暖心回应，“不管什么工作都要有人做。人家不做，我就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而且一定要做好。”

珍藏半生的回忆

■莫光书

几经周折，通过微信联系上了40多年没见面的老战友卞锦彬。他告诉我，当年退伍时，我送给他一双部队配发给干部的袜子，他一直没舍得穿，至今完好地保存在箱子里。我一看照片，感动得热泪盈眶。

卞锦彬与我同年入伍，后来我俩被连队一同派往师部参加集训。集训队在云蒙山脉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坳里。我们住的是土坯瓦房，四周是庄稼地，房间里常有蚱蜢、老鼠“光顾”。作为通信兵，我们大半时间在野外训练。每次训练回来，浑身是汗，衣服鞋袜都湿透。山上雾气重，战友们前一天洗的衣服，第二天没晾干也要接着穿。胶鞋裂了口，我们用废旧被复线一缝，穿着继续训练。风一吹，树叶、沙土就飞进饭碗……艰苦环境中，大家没有埋怨，训练时你追我赶，球场上你争我夺，寝室中欢声笑语，同甘共苦、团结一心夺得结业考核总分第一名，也结下亲如兄弟的战友情。

卞锦彬是广东人，语速较快，开会时的发言大家听得似懂非懂。作为班长，我私下给他提了醒，自此他在公开场合尽量讲普通话，同时放慢了语速。卞锦彬身高体的头大，单杠训练时动作不灵活。我一时着急，一边给他做示范，一边批评他动作生硬不协调。他不争不辩，一脸惭愧

低着头的样子，我至今难忘。

转眼间，到了退伍季。连队作出“退伍兵离队前3天不训练、不站哨”的决定，让他们去为家人买点土特产，或者逛一逛周边的名胜古迹。

离队前一天的凌晨两点，卞锦彬一身戎装来到哨所。他硬是把枪从我的肩上交了过去，对我说：“你是排长，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让我来站最后一班岗吧。”这句话让我难以入睡。我悄悄起身，把钢笔、崭新的袜子等作为纪念品，分别塞到卞锦彬等几位退伍老兵的枕头下面……

有位作家说：“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我想，卞锦彬就是一棵“站成永恒”的树。在部队服役那些年，他把根扎军营。近在咫尺的西郊公园在哪里，他不知道；举步即到的解放碑怎么去，他不清楚。但专业技术、条令条例，他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每逢退伍，不少老兵情绪上会有些波动，卞锦彬应该也一样。但直到快上车离开军营时，他还在打扫内务卫生，擦拭训练器材。从他那一丝不苟、认真专注的神情中，我读出一名老兵对军营的眷恋，对战友的不舍。

我想，卞锦彬珍藏的不仅仅是一双袜子，分明是一段难忘的记忆，一份真挚的情怀，是值得一辈子回味与纪念的军旅岁月。

“我是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

——走近老兵黄柯棣

■席方丹 刘虹

秋日，湖南省军区长沙退休干部休养所。迎面走来，黄柯棣步速很快，满头银发在阳光照耀下闪着光。一开口，82岁的老教授声音依旧洪亮有力。

“我是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作为我国仿真科学的奠基人之一，黄柯棣献身国防科技教育事业50余年，始终不忘党的教育和培养。

“我们家原来是有铺面的，家境还算殷实。”1940年初，黄柯棣出生在湖南长沙，因家中房屋在“文夕大火”中被烧毁，他和家人借住外婆家，四五十口人只有父亲一人打零工挣钱。后来，黄柯棣勉强上过近两年私塾，新中国成立后，停学两年的他才得以复学。

1960年，学习成绩优异的黄柯棣面对3个保送学校，选择了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招生老师找到我，说学校不收费，还发衣服有津贴。”

来到军校，黄柯棣印象最深的是冬季体能训练。早上3公里跑，下午5公里跑，遇上大雪天，脚踩在积雪上“咯吱

咯吱”地响，没多久衣服上就结满冰碴儿，“鼻子都冻脱了皮。”天寒地冻，黄柯棣却一再表示自己“吃得消”。

学习好、体能好、能吃苦，黄柯棣作为班里团支部书记，思想觉悟逐步提高，党小组长叮嘱他“争取早日入党”。在黄柯棣眼里，党小组长“在理论上很有一套”，常常对他进行思想引导，“就像把光和热送进我心底”，入党也成了黄柯棣心心念念的事。大五时，黄柯棣终于入了党，“当时我那个高兴哟！”

1975年，黄柯棣调入国防科技大学，从事系统仿真技术研究。上世纪70年代末，外国研制出全数字半实物仿真计算机，我国仍采用50年代的模拟计算机。“那时候，全数字半实物仿真计算机全世界卖出100多台，就是不卖给中国。”黄柯棣回忆，好不容易买回来一台混合机，价格高不说，还附带很多苛刻条件。

“除了自主研发，别无选择。”1983

年初，黄柯棣参与到我我国首台全数字半实物仿真计算机软件系统的研制中。“困难得很！”黄柯棣第一次叫苦，因为科研条件十分简陋，教学器件放在简易棚里，老鼠把几台模拟计算机的导线全啃断了，全数字半实物仿真计算机广告宣传册是他们手上唯一的资料。

“但我霸得蛮（湖南方言，意为不服输）！”夏日里，黄柯棣顾不上高温，在实验室一坐就是大半天，整个人都泡在汗水里。遇到技术难题，他头脑中不停地思考。回到家里，家人让他去买菜，“我随口一答应，可脑子里还在计算，手里接过钱，转手就丢进垃圾桶。”

那段时间，黄柯棣的身体“报了警”，但他不想去看医生，怕出现异常情况影响任务完成。3年多时间里，他们的团队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终于设计出“银河仿真-I”全数字仿真计算机系统软件，填补了国家空白，跻身世界先进水平，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